

◆ 梅菲斯特奖获奖精品 ◆

捕虫歌

日

赤星香一
郎

张莹译

虫とりのうた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阅 览

◆ 梅菲斯特奖获奖精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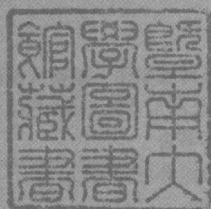
捕虫歌

I 313.45
201313

目

张莹 译

虫とりのうた
赤星香一郎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捕虫歌 / (日) 赤星香一郎著 ; 张莹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38-8719-0

I. ①捕… II. ①赤… ②张…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6581号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8-2012-136号

MUSHITORI NO UTA

© KOICHIRO AKAHOSHI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68000

印 张: 7.5

出版时间: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曾赛丰

特约编辑: 刘 丹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室

ISBN 978-7-5438-8719-0

定 价: 26.0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6
第三章.....	104
第四章.....	135
第五章.....	176
第六章.....	219

第一章

背后传来一声尖叫。

我回过头，一个小学五六年级模样的少女跑到近前。

少女的白衬衫上泥污点点，脸颊上有些许划伤，头发乱糟糟像是几天没洗过了。少女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手指着身后。

“救救我，他追来了。”

我朝少女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男人正朝这边跑来。

“是这个人在追你吗？”

少女害怕地点点头，抓住我的袖口。

“他会杀了我的。”

“杀了你？”

事情发生在我陪妻子由贵子去邻街买东西，途经防波堤畔小路的时候。

这条路视野不是很好，周末还有些人来来往往，平日的上午就基本没什么行人了。我看了一眼由贵子，她用眼神示意我别多管闲事。

男人一边跑一边向我们打了声招呼。

“不好意思啊。”

少女像是被抽打了一下似的绷紧了身体，转到我身后躲了起

来，从后面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少女说这个男人会杀了她，我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我把少女护在身后，对那男人稍稍摆出戒备的架势。

男人追上我们，松了口气似的双手杵膝，肩膀起伏，低着头大口喘着气。他是一个微微发福的矮个子白胖男人，身穿西装，背着一个旧旧的黑包，这身搭配在此时此地显得有点突兀。男人跑得面红耳赤，额头冒汗，浑身散发出一股酸臭的味道。

今天是六月里难得的晴天，但此时天空却被一层薄雾般的云笼罩着。微风徐徐从河滩向防波堤吹来，微凉。

男人喘了半天气总算调匀了呼吸，抬起头看着我。

“这孩子是我女儿。”

少女摇摇头看着我，却没有那种性命攸关的紧张劲。我觉得有点不对头。

男人怕少女跑掉似的时不时看少女两眼，一边露出歪斜的牙齿笑了。

“说来真丢人，这孩子不想上学，我想着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她带到学校去，没想到一眼没看到就被她跑了出来。”

由贵子在边上很世故地点点头附和。

“是这样啊，这个年纪的确是难管教。”

男人向由贵子夸张地点点头，泄气地挠了挠头。

“真拿这孩子没办法。”

这个自称父亲的男人和少女没有一丝的相像之处。

少女长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双眼皮、秀气的鼻梁、鹅蛋脸，再过几年必定出落得明艳动人。而这个男人，四方脸、浮肿的单眼皮无精打采、大鼻头，就是想恭维两句，都说不上“英俊”二字。

油油的头发稀而薄，挺着的肚子像是在衣服里塞了个篮球，看上去挺显老，不过应该跟四十岁的我差不多的年纪。

“出什么事了？”

原以为四周无人，没想到走过来两个男人。估计是听到了动静才赶过来的。

一个精悍的年轻男子光着上身穿条运动短裤，看样子正在附近的草坪运动，晒得黑黑的身上泛着汗珠。他的个子比我还高，身体锻炼得跟运动员一样结实。

另一个是个满头白发留着一脸胡须的老人。他目光炯炯，双唇紧闭，看起来显得有些顽固。老人手握宽宽的皮带牵着一条形矫健的黑狗，黑狗立着耳朵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

自称是少女父亲的男人对年轻男子和老人又解释了一遍女儿不去上学的原委，说完弓着腰讨好似的摸了摸头。

“哎，真是对不住大家。因为我这不像话的姑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男人转过脸对着少女，呼扇着大鼻孔，哄孩子似的说：

“来，早希子，过来，别给大家添麻烦了。”

少女抗拒地咬紧嘴唇，紧紧地抓住我的衣襟。

男人像乌龟似的缩了缩脖子，苦笑了。

“早希子，别任性了，快过来。”

少女抗拒地摇了摇头。男人和少女的对话，以父女来说显得有些生分，不太自然。少女的脏衣服也让我有些在意。这个自称父亲的男人说不出哪里让人感觉很可疑。

我正要张口问那男人时，老人不容分说地发话了：

“听你爸爸的话！”

我感觉得到，这中气十足低沉而有威力的声音让我身后的少女动都不敢动了。

老人一边摸着胡子，一边把锐利的目光投向男人。

“你也是个做父亲的，是不是应该对你女儿更严厉些？”

男人露出卑微的笑容，挠着头对老人连连鞠躬。

“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是对这孩子严厉不起来。”

“就因为你这个样子，孩子才变得任性！”

老人不快地念叨着，又开始训斥躲在我身后的少女：

“别躲着，出来！”

看见少女紧紧抓住我的裤子不动，老人受不了似的歪歪头，不满地瞄着我。

“你也别护着这任性的孩子了，把她送回她父亲那儿去。”

这时，一直闭口旁观的年轻男子悠然地开口了，语调平平没有一点高低顿挫。

“你还是听这位先生的吧。”

由贵子也同意年轻男子似的点点头，催促似的扯了扯我的袖口。

“老公，你就听大家的吧。”

自称父亲的男人对我弯下腰低着头，抬起眼看着我。

“以后我会管教好这孩子，不会再有这种事了。请您把她送回来，好吗？”

言语倒是很客气，但是听起来却有点像命令。

“但是……”

就算他真是少女的父亲，我也不愿意把这么挣扎的孩子送过去。

“老公，你干什么呢？还不快点？”

由贵子故意做了个看手表的动作，催我快点。

谁都不觉得这男人可疑的话，我也没办法了。也许是我多虑了，而且就算我一个人护着这少女，眼下的局面想必也不会有人听我的。这么一想，我刚要把手搭到少女背上，少女一转身，想要逃开。

就在此时，年轻男子无比敏捷地拦住少女的去路，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少女扭着身子挣扎了几下，但很快就安静了下来，死心似的垂头丧气。

老人抬了抬下巴，示意年轻男子。

“嗯，快点。”

年轻男子微微点点头，把少女交到了自称父亲的男人手上。

男人牵过少女的手，从包里取出一根绳子，熟练地把少女的右手和自己的左手绑在了一起。男人轻轻扯了扯绑好绳子的手，确认无误后又朝大家转过头来。

“这样她应该跑不掉了。”

老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没错，不这么做，现在的孩子不听话。”

难道父亲会用绳子绑住自己的孩子吗？我环视四周，但连妻子由贵子都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自称父亲的男人对大家深鞠一躬。

“给各位添麻烦了。”

男人抬起头时，我看见男人嘴角残留着一丝隐忍的笑意。

还是不应该把少女交出去。我刚闪过这个念头，少女开口了，低沉而毫无生气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太离谱了，真的……”

少女口中念叨着什么，呆滞地望着天空，不再做任何抵抗，像

切断了电源的机器人一样，两只胳膊无力地耷拉着呆呆地站在那里。那样子，与其说是死了心，更像是被什么附了身一样。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男人牵着少女的手，逃一样地迅速离开了。

“好了，我们也该走了吧。”

由贵子催促着，我微微点了点头。

大家都不觉得可疑的话，那么一定是我想太多了。“他要杀我”这话，是那少女想跑掉才胡乱编的谎话。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也有个总跟老师和父母撒谎的同学。那个同学总是编些没影儿的事，让大人们颇为头痛。

只是少女的反应让我有些在意。为什么她一被抓住就不再反抗，打消逃跑的念头了呢？为什么她突然用关西方言说话？

这时的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些疑问很久以后会真相大白。

“喂，结果怎么样？”

吃过午饭，由贵子一边收拾桌子，一边用不抱什么希望的口吻问我。

我放下手中正在看的小说杂志，有气无力地摇摇头。

“没戏。”

听我这么一说，由贵子渐渐皱起眉头。与其说是期待落空的失落，更像是恼火我明知道结果却一直不肯死心。

“当什么作家，我看你还是差不多死心吧。”

由贵子拿起手机在椅子上坐下，看也不看我开始写短信。

“不是这么容易就有结果的。”

听我这么说，由贵子冷冷地瞟了我一眼。

“哎哟，老公。你辞掉工作的时候是怎么对我说的，你记不记得？‘我一定在两年之内拿到新人奖，成为一名小说家。’你说得好自信呢。结果都过了一年多了，还不是什么奖都没捞到？”

由贵子不容分说地说完，又低下头看着手机。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不能不写短信吗？

由贵子鼓鼓的带着红晕的脸蛋，配上蒜头鼻，看上去总是不服气的样子。

“才只过了一年嘛。我说的可是两年之内。”

由贵子低着头嘲讽地撇撇嘴。

“正确地说是已经一年零两个月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却在家里净做些连钱都赚不来的事。你这样下去我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我们靠以前的积蓄生活，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大家可不这么看。我真想拜托你，别再平时白天在外面溜溜达达……”

“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呀？”

由贵子停住正在写短信的手，看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就说生活费吧，已经只剩半年左右的了。”

“我应该存了不少钱的呀。怎么说也该够用三年的。我辞职才不过一年，为什么就只剩半年的生活费了？”

“你明白税和保险是怎么回事吗？一年零两个月什么都不做的话，钱很快就会用光的。自从我们结婚，家里的事你什么都没做过，跟你说估计你也不懂。”

由贵子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把剪得整整齐齐的刘海往边上掠了掠。这发型是模仿电视里一个年轻女星，可惜一点也不适合她。

“本来在好好的一个大公司上着班，干吗自己说辞就辞了。要

是考虑过家人你就不会那样做。”

“我辞职的时候，不是也跟你商量过了嘛。”

“那只不过是你自己下了决心之后，才告诉我而已。”

“才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你别撒谎。那时候你不是已经决定辞职了吗？你总是这样，自己自作主张，还强加于人。如果说结婚是一种合同的话，你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违约的。”

她横眉立目继续喋喋不休。

“一年零两个月啊。写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小说，什么结果也没拿出来。这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作为作家的才能。你也差不多该接受这个事实了。”

我越听越心寒。自从我辞职，这些话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怎么了，妈咪？”

六岁的儿子真树男站在客厅门口。他靠在门边很困似的揉着眼睛，有点不安地来回看着我跟由贵子。

“对不起，真树男。什么事也没有。”

由贵子轻蔑地瞥了我一眼，带着真树男离开了房间。

把身体靠在椅子上，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叫赤井雅彦。原来在东证一部的上市公司^①做工程师，一年前辞了职，决心要当个小说家。

妻子由贵子开始反对，听我承诺“两年之内拿到新人奖”才勉强点头。

^① 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的上市公司。一般来说东证一部的上市公司大多规模大、实力雄厚、有信誉，这个说法代表大企业大公司。

但是过了一年多，我的努力却全无成果。每次作品落选，由贵子就露出一副“看到没”的表情。

写了落选，再写还是落选，我对这样的自己也开始失去信心。此外，妻子露骨的轻视态度很是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我还是做工程师的时候，她从未对我有过这种态度。大概是因为我的薪水比一般的上班族要高些吧。

而现在我就是个无业游民。我在家里的处境确实变糟了，跟由贵子的关系也变得更坏。只要在家，两个人就吵个不停。

是不是该对自己的才能做个了断了？最近我脑子里甚至冒出过这种想法。

而另一方面，心里还有不想放弃梦想的留恋和想做出个样子给由贵子看的念头。每次落选，这些复杂的感情就纠缠着占据我的脑海，让我连创作的喜悦都要忘记了。

“喂，老公，我有话跟你说。”

我刚在写小说的电脑前坐下，由贵子难得客气地对我说。

“下个星期，黑沼老家那边要做法事。”

“你家里做法事还是第一次啊。”

“那倒也不是。只是一直都没回去而已。”

我跟由贵子结婚七年了。这期间我只去过她老家两次。

第一次是订婚后我去见她父母，第二次是真树男出生几年以后的事了。盂兰盆节和新年也一次都没回去过，渐渐地回老家完全变成回我在东京的老家了。

由贵子有个哥哥，还没结婚，所以在由贵子的父亲忠男看来，真树男是他的第一个孙子。有时候我对由贵子说，是不是偶尔也

回一下老家，让父亲看看真树男，但由贵子总是淡淡地回答一句“没事的”了事。

第一次带真树男回去的时候，黑沼家的人也没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所有人都是走形式地讲讲客套话，那漠不关心的样子着实让人扫兴。由贵子唯一的哥哥克文也只不过盯着真树男的脸颇为感慨地打量了一番而已。

由贵子的老家在离我们住的关东的K市稍远的N市的一角，是一个要坐两个多小时新干线和巴士才能到的荒凉的乡村，人口好像一直在减少。

由贵子在老家附近的学校一直念到高中，之后离开家乡考进了东京的大学，从那以后就没怎么回过老家了。

由贵子好像是因为很讨厌乡下，喜欢大城市的华丽气息才来到东京的。她自己对衣着打扮比谁都用心，可惜脖子太短，身材不好，穿什么都不像回事。

在我看来，当初决定跟她结婚也有喜欢她淳朴的因素在内，可是现在，她已经变成一个有着都市女人的算计和平庸外表的女人了。

现在这个由贵子突然说要回老家。

“如果说是因为要做法事，为什么一直以来一次都没回去呢？”

“那是我一直找借口都推掉了而已。我是尽可能地不回老家。那种乡下，你也觉得无聊吧？”

“我是在东京长大的，所以乡下对我来说什么都是稀奇的。”

“住久了就烦了。昏暗，空气窒闷，每一天都是那么单调。我家那里的乡下就是这样的。”

“要说空气窒闷，东京的空气应该更差。”

“不是这个意思。灰暗混浊的空气阴沉沉地覆盖着整个村子，

到处飘荡着乡下人散发出来的阴郁气息。”

我不由得苦笑。

“怎么说都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也别把它说得这么差。”

“如果喜欢我长大的地方，就不用东京来了。”

“是这样的吗？但是，要是这样的话怎么突然说什么回去做法事？”

“这次是曾祖父志头马的五十周年法事。奶奶一定要我回去。”

“铃奶奶这么说的吗？”

“是啊，在我们黑沼家，铃奶奶一声令下谁敢不听。”

由贵子的奶奶叫黑沼铃，还健在。虽然一大把年纪，却仍然掌握着黑沼家的实权。我虽然只见过她两次，但已充分感受到了她的厉害。她精力充沛得根本不像个老人，有着一一种异乎常人的气场，说不上什么地方透着一股妖气。

“你觉得可以的话，我这边完全没问题。真树男大概也觉得乡下好玩，正好当做旅行了。”

由贵子深深叹了口气。

“你呀，你是不知道黑沼家的可怕才说得这么轻松……”

“难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并不是什么幽灵出没之类的事啦。我的意思是黑沼家的人很可怕。”

“那边是老做派的家族。我知道准备法事会非常忙，对你来说可能是很恐怖。”

“那个我也很烦。不过我说的是黑沼家的人可怕。”

我看着由贵子。

“老婆，你跟家里人相处得不好吗？我去你家的时候没觉得啊。”

“不是相处得好不好的问题。黑沼家的人都是怪物。我跟你说过吧，曾祖父志头马曾经是教祖，铃奶奶曾经是占卜师的事？”

“嗯，我们结婚的时候听你说过的。”

“最开始做占卜师的是曾祖父志头马。在我们乡下N市，曾祖父志头马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说是个连铃奶奶都没法跟他相提并论的人物。”

“比那个铃奶奶还厉害？真够劲哪。感觉像是在听怪兽哥斯拉大战王者基多拉^①似的。”

由贵子对我带着些调侃的说法没露出一丝笑容。

“所以这次说什么都得回去。不回去的话就糟糕了。”

“什么‘糟糕’？他们又不会把我们吃了。”

“铃奶奶的话，可是做得出的。”

“你可别吓唬我。”

她看着我的眼睛沉默半晌，低声开口说：

“黑沼家的人都很可怕，这是真的。你也小心一点的好。”

“克文大哥、岳父他们也是吗？”

“跟铃奶奶比起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可爱了。但是就算这样，他们也跟常人有些不同，小心一点为妙。还有，你要当作家的事我没对家里说，你可千万别提起来。要是说了你要当作家，没准他们会杀了你。”

“这么夸张？”

“这可不是夸张。封建、保守的旧社会，我家的乡下就是那样的地方。”

① 哥斯拉和基多拉都是日本科幻电影里的怪兽。

由贵子不容反驳地如是说。

由贵子大概不愿意让亲戚和老家的人知道我辞职没了工作的事。她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又的确有些无法释怀。

“好啦好啦。我会努力演好一流大公司的工程师的。”

“嗯，就这么办。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她忧郁地垂下眼睛。

一个星期后，我们出发去由贵子的老家N市。

坐了差不多两小时的新干线，在N站下了车，然后坐上破旧的巴士，摇摇晃晃走了差不多30分钟，到了黑沼家。

对于真树男来说，一路坐在巴士上看到的风景都是那么新鲜。他一会儿大声叫着“看，是稻田”，一会儿喊着“啊，山离我们好近”，从座位上站起来又蹦又跳，把周围的乘客吓了一跳。我对这孩子真是无话可说。

年幼的真树男无从知道大人的心情。这是他懂事起第一次出门旅行，还有没见惯的乡间风景，全都让他心花怒放吧。

由贵子无精打采地望着窗外，偶尔很烦地瞪一眼在一边吵闹的真树男，就马上又把目光投向窗外了。

“喂，你多少也表现得高兴点嘛。”

由贵子只瞥了我一眼，闹别扭似的撇了撇嘴，从包里拿出手机来。

一有什么事她就开始摆弄手机。面无表情，只有手指动个不停，仿佛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在进行流水作业一样。

由贵子的老家住着外祖母铃奶奶、父亲忠男、哥哥克文。由贵子的母亲君子听说在生了由贵子不久后就去世了，之后外祖母铃